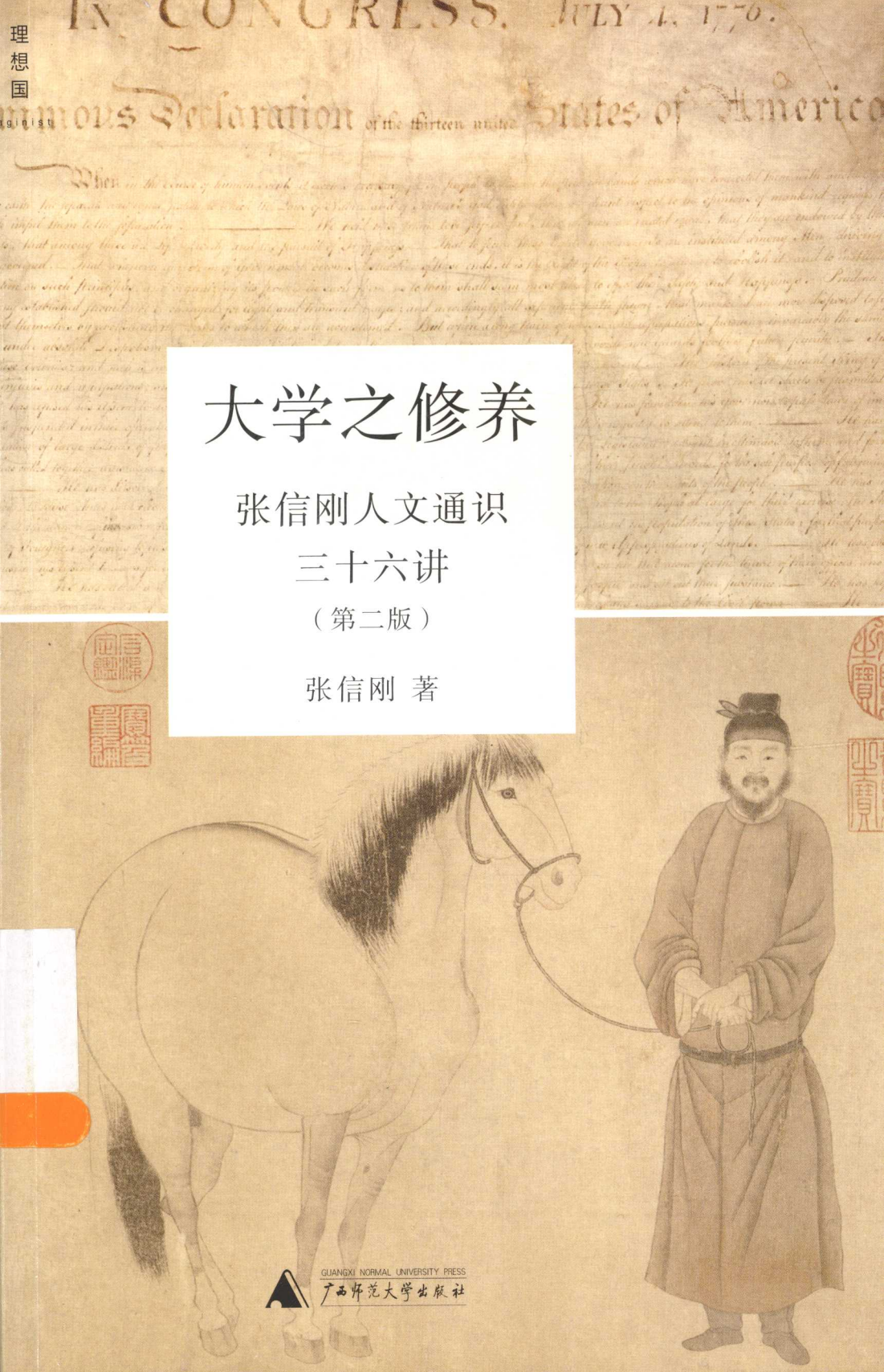




大学之修养

张信刚人文通识

三十六讲

(第二版)

张信刚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之修养

张信刚人文通识
三十六讲
(第二版)

张信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通识三十六讲（第二版）/ 张信刚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495-7092-8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人文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215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27.5 字数：348千字 插图：48幅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新版自序

我自幼爱读闲书，小学六年级的成绩簿上便有老师对我的评语：“爱看闲书，不太专心功课。”

香港城市大学有学生二万余名，教职员近三千名，我的工作很繁重。但是 1997 年夏秋之交，当香港电台负责人邀请我在成立不久的普通话台主持一个每周一小时的节目时，我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以看闲书般的心情答应了。

节目取名“张信刚随想曲”，为的是可以天南地北任意发挥，但是本质上我仍希望自己的节目具有文化气息，并能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无奈经常因事前准备不足，要到播音时才随想随讲。也正是因为如此，节目的内容倒如实反映了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所在。“张信刚随想曲”这个节目持续了一年，电台说听众的反应很不错。

2000 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张信刚随想曲》，把它收入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而专设的“天地文库”中。2001 年，北京三联书店发行此书的简体字版，取名《大学之修养》，副标题是“张信刚

人文随想”。十几年过去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建议由他们出新版。我自己把旧书翻阅一遍，很庆幸自己当时的说法和看法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而且这本书的内容和格式和今天许多人提倡的“通识教育”不谋而合。故而我欣然同意将《大学之修养》重新出版，以“张信刚人文通识三十六讲”作为副书名。

再版之际，我想介绍一下做电台节目时的一些背景情况。

第一，那时香港刚刚回归。回归前夕，1997年6月，我在香港的《信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谈心理回归与文化认同》的文章，认为香港的大学生需要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并且也应该参与中华文化的振兴。所以我在节目中有不少关于香港与内地如何交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探讨。

第二，我当时正在积极筹划落实我1996年刚一到任城市大学时就提出的两个倡议。其一是无论哪个专业的本科生，都必须修读六个学分的中国文化课程；我做节目的同时，也正在积极筹备“中国文化中心”。其二是鉴于香港的电影业曾在国际上颇占地位，但是到了1996年香港电影已经面临衰落，所以我建议大学建立一个“创意媒体学院”，培养一些能够用最新科技手段创作叙事或者表意影视故事的新型人才。这两项是我脑中经常出现的考虑，也常和这两方面的人才接触。所以我对节目的选题往往跟当时的思考与接触有关。

曾有朋友说我在行文和演讲时，常常驰骋千里。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我拉杂兼跑题的倾向。针对这个评语，我也曾自嘲我的文章和演讲是“昌龄体”，把唐代诗人王昌龄当作附身符。他在《出塞》里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他把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同龙城飞将的万里长征都联系在一起，但最终他还是点明了主题，“不教胡马度阴山”。

本书里有些篇章的确像是杂乱无章，前前后后什么都有，事实上我当时以为自己心中还是“明白”的。是不是果真如此，我想新版《大学之修养》的读者都有机会判断，在这里我不做揣测。

1998年秋天，“张信刚随想曲”这个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香

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揭牌。揭牌后不久，我做了第一个“中国文化讲座”，题目是“从活字版到万维网”，提到我们祖先发明了独特的文字，首先使用印刷术，但是现在却非常需要借用近代欧美人创造的万维网新科技（请见本书“印刷”随想篇）。在这个讲座里，我谈了人文与科技、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对几个世纪来中华文明与欧美文明的交流做出了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一年的节目其实主要是围绕着这几个主题进行空中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不是零碎信息的随机拼凑，而是在一个已有的知识结构下从多维的角度去进行探讨（请见本书“知也无涯”随想篇）。它以多个学科的知识为出发点，以演绎与归纳并用的方法进行探索，目的是求得更高层次、更全面的综合认知。这样得来的知识，往往就是对未来的崭新事物作出分析和判断的基础。

当年做节目的时候，我心中假想的听众是香港的大学生。现在《大学之修养》再版，我心中的假想读者仍然是在校的大学生们。对于不少年纪尚轻的大学生来说，我在电台说这些话时他们恐怕还在襁褓之中，甚至还没有出生。所以关于这本书，我虽然认为它具有当代性，有些读者们却可能会认为它有的只是历史性。这是时间推移世代交替的必然现象，但我十分乐意和年轻读者们交流。

本书的上辑是我个人的独白，下辑是我与十四位嘉宾的对谈录。这些朋友们既愿与我同做广播，又同意出版我们的对谈，因此我要向他 / 她们致以双重的谢意。

在做节目时为我当助理的杨子矜女士，本身就是知名节目主持人。她的帮助使我录制节目时轻松愉快，在新版出书之际，特此表达对她的感谢。

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刘瑞琳总编辑和她几位同事的盛意和努力，旧作《大学之修养》才有机会出新版，谨在此诚意致谢。责任编辑对新版的整体编辑方针、篇章次序的排列、插图的选择和文中音乐播放的处理都做了很好的建议，使这本书能够“旧貌换新颜”。在此要特别向他致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的妻子周敏民是每次都收听广播的忠实听众，在辑录成书的过程中，她以一贯的认真态度为本书的文字润饰和校订花了不少工夫。按说老伴的鼓励和协助本不必在这里特意言谢，但今年9月恰是我们结婚五十周年。对于和我共同走过五十年，甘苦与共的妻子、朋友、顾问，我不能不由衷地说一声谢谢，并把新版的《大学之修养》献给她。

张信刚

2015年9月

目 录

[上辑：随想曲]

音 乐	 003
历 史	 010
科 技	 017
艺 文	 027
人 生	 034
寰 宇	 043
教 育	 054
博物馆	 066
北 京	 076
文化交流	 087
法 国	 099
生活节奏	 111
美 国 I	 122
美 国 II	 134

度 假	 148
科 举	 159
人 才	 169
知也无涯	 179
自 由	 189
印 刷	 198
民族融合	 208

[下 辑 : 二 重 奏]

语文——与许美德教授对谈	 219
广播——与史湄女士对谈	 232
翻译——与金圣华教授对谈	 246
九八——与王士元教授对谈	 262
词语——与郑锦全教授对谈	 276
乐团——与叶咏诗女士对谈	 291
钢琴——与李名强教授对谈	 306
话剧——与杨世彭教授对谈	 317
戏曲——与杨世彭教授对谈	 331
杂志——与潘耀明先生对谈	 346
环保——与黄玉山教授对谈	 359
纽约——与郑培凯教授对谈	 374
文学——与李欧梵教授对谈	 387
建筑——与何弢博士对谈	 402
教学——与徐碧美教授对谈	 416

上辑

随想曲

扫描二维码，聆赏中外经典乐曲。

(说明：因版权等元素所限，本书所附乐曲与作者所提及的并非完全一致。)



音乐篇



历史篇



科技篇



艺文篇



人生篇 寰宇篇



教育篇 博物馆篇
北京篇



文化交流篇 法国篇
生活节奏篇



美国篇 I II



度假篇



科举篇 人才篇



知也无涯篇
自由篇



印刷篇
民族融合篇

音 乐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张信刚。这个节目叫做“张信刚随想曲”，今天是我第一次在电台主持一个节目。对主持节目，我是个门外汉，这是个完全业余的尝试，但我倒感觉挺兴奋的。这个节目叫做“随想曲”，顾名思义，就是即兴发挥、不受拘束的意思。“随想曲”，在音乐上是一种形式，意大利文叫“Capriccio”。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一些即兴发挥、相当活泼轻快的音乐，像19世纪有名的作曲家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就写过不少钢琴随想曲。虽然是随想曲，但一般也有一个主题，所以我的节目虽然叫做“随想曲”，每次我也想找一个主题，随便谈谈。今天就拿音乐做主题。

现在首先让我们欣赏勃拉姆斯的D Minor的Capriccio（《D小调随想曲》）作品第76号。②

在西方古典音乐里，另外有一种音乐形式叫做“协奏曲”（Concerto）。又是顾名思义，“协奏曲”是由一队乐队和一个独奏者互相协同来演奏的，有时乐队的声音大一点，有时独奏者的声音大一点，此起彼落，相辅相成。在协奏曲的演奏过程中，有时乐队忽

然中止了，让独奏者单独地、大大地表演一番，这样的形式叫“独白”或“独奏”，意大利文叫做“Cadenza”。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主要是让大家听音乐，偶尔我也会独白一段、讲一些话，等于“协奏曲”中给我一段“Cadenza”。



阿炳（1893—1950）

现在我就想来独白一下：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收音机，

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或其他娱乐，所以在小学，甚至初中时，我们一家人常常围在一起听收音机，广播剧啦，流行歌曲啦，相声啦，说书啦……什么都听。这些节目，至今都很令我怀念。它们对我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当然，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坐在一个录音室里，主持一个节目，随想一下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新的尝试是很有意思的。我自己的体验是：中国文化不只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而且是兼容并蓄，它的吸收能力很强，而它本身的稳定性也很高。说起来，中国的舞蹈、雕刻、绘画、音乐都曾经受到中亚、西亚或南亚印度的影响，但是后来这些外来的养分完全被吸收到中国文化中来了。举例说，胡琴，是从西域传来的，可是今天有谁不认为它是一种中国乐器呢？用胡琴来演奏的音乐，就是纯纯粹粹的“国乐”了。现在就请各位听一段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

这是多么深沉感人的一段音乐啊！

刚才说到，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兼容并蓄及吸收能力，我想香港这城市也是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了。当然它可以表现在各方面，有时就是直接把英文拿过来：商店叫“士多”，保险叫“燕梳”，出租汽车叫“的士”。现在“乘的士”的叫法又回销到内地去了，例如，在北京乘出租车就叫“打的”。可见文化交流是多重性的——

先从英文到广东话，再从广东话到北京话。当然不止是文字，音乐的交流也是如此。香港的小孩都听过一首歌：“打开蚊帐，打开蚊帐，两只蚊，两只蚊……”下面我们不如来听听这首歌的西方旋律。❶

我相信这段音乐谁都很熟悉，它本是一首欧洲的民歌，谁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英文歌词是：“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 Brother John...” 法文是“Frere Jacques, Frere Jacques! Dormez-vous? Dormez-vous?” 中国大陆儿童则是这样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这首歌的旋律还被名作曲家马勒（Mahler）收进他的交响乐中去。可见文化是可以互相融会而共享的。

中国文化最早和域外交流是在汉唐之间。很多人都知道汉朝张骞通西域的故事。从汉代起，我们从中亚、西亚（当时叫西域）学到很多东西，当然我们也向他们输出很多东西。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应该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文化交融。印度的佛教传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并没有把它照单全收，而是把佛教充分地加以消化，还把中国固有的哲学，例如老庄的哲学，融入到佛教的教义中去，使佛教成为“中国的佛教”，并且还创立了大家熟悉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教派。所以文化交流不一定是单纯的移植，而往往是有综合、有创新的。

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是在汉唐之间。第二次交流发生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即明朝末年。那时，西方已经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一些耶稣会及其他天主教的教士纷纷东来。第一次来华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他不仅带来基督教思想，而且为了争取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信任，他还把西方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自然科学等带到中国。当时明朝有个大臣叫徐光启，跟利玛窦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关系使徐光启对希腊的欧氏几何以及天主教教义都有很深刻的研究。

第二次交流持续了一百多年，直至清朝的康熙皇帝。康熙本人

对西方文化包括天文学、几何学都很有兴趣。这次交流后来由于宗教的原因，就是天主教不许信教的中国老百姓拜祖先，引起强烈的反响，交流就中断了。

第三次重大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与前两次不同的背景下发生的。那是19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末叶，甲午战争后。这一次很明显，欧美的文化要比中国文化强势得多，我们主要是输入。输入之后，有的能够消化，有些还没有消化。总之，这次交流，西方文化占尽上风是毫无疑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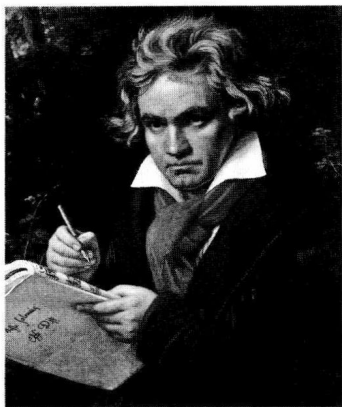
钢琴这种乐器，就是那时从欧洲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已经把它“消化”了，有不少中国作曲家能写出很有中国特色的钢琴音乐。

下面我想播放一支中国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所写的钢琴曲《牧童短笛》。②

我想各位听众都会很喜欢这段优美的音乐。

在“音乐”随想里，我们没法不提到一位18世纪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贝多芬写过无数杰出的乐曲，被称为“乐圣”。他后半生多数的作品是在耳朵失聪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他最有名的，也是最有震撼力的一首作品，就是《第九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到最后只用乐队都还不能表达，要加上合唱团的歌唱，写成了我们都很熟悉的“Ode to Joy”，中文译作《欢乐颂》。这段音乐我相信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听过，并且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用德文演唱的《欢乐颂》。③

如果有一首好听的旋律，往往就会有很多人利用它填上自己语言的歌词去唱。我小时候很喜欢听歌，也跟同学或家人一起唱歌。很多我们唱过的歌，当初以为是中国固有的，长大后才知道这些歌的曲调原来来自欧洲或北美，只是歌词是中国人填上去的。这也说明中外文化交融，真可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下面播放两首西方人作曲、中国人填词的歌曲。第一首是一般人所熟悉、喜欢的，清末民初才子李叔同写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



贝多芬（1770—1827），约瑟夫·卡尔·施蒂勒绘

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❶

这样优美的歌词，再配上中国笛子的伴奏，有谁会想到这本不是中国歌曲？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名叫 John P. Ordway（约翰·奥德威）的西方人写的音乐。

下面我再放一首，也是李叔同写的歌词，是从英国民歌改编的，叫《忆儿时》，也是大家都熟悉的歌曲。❷

听《忆儿时》，也让我回忆起我的儿时。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台北度过的。我们一家人常常围在收音机旁听节目，有时候也一起唱歌，我们常爱唱的一首歌叫《可爱的家庭》。歌词是这样的：“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姊妹兄弟很和气，父亲母亲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西方人的作品，长大后，接触到英文的原曲“Home, Sweet Home”，原作曲者叫 Henry Bishop。它的歌词是一个在欧洲度过了大半生的美国人 John Howard Payne 回忆起小时候家庭的天伦之乐写出来的，很感人。我想香港的学生也许都会唱“Home, Sweet Home”。下面请听由香港本地人演唱的英文歌曲“Home, Sweet Home”。❸

既然是“音乐”随想，我现在就想从 20 世纪末的香港跳到 8 世纪的长安，讲一讲中国最有名的诗人之一，李白。李白和杜甫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两个诗人，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幸运，中华民族最有名的两个诗人居然是在同一时代出现，而且是好朋友。唐诗，据说用广东话念更好听、更铿锵悦耳。因为这是个普通话的节目，所以我就用普通话念一首李白的诗《清平调》。这是一组三首的诗，我只念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下逢。”李白的这组诗也被人谱成现代的音乐，

我念中学时，就唱过这首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清平调》。

听了这首歌大家都会觉得它的中国味十足，特别它又是我们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所写的词。你们能不能猜得出作曲者是谁呢？我想很多人都猜中了，是一位西方人。这是一位叫做 W. T. Wrighton 的人写的曲，配上李白的词，可谓中西合璧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

刚才我们从 20 世纪的香港跳到 8 世纪的长安，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今天的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8 世纪的长安同样是一个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交融的城市。据说当时的长安有两百万人口，其中有将近一百万是外国人。王维的诗里就有一句“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说有各国的使节，各国臣民生活在长安，而在唐朝的诗里也常常出现一个“胡”字。据说，在长安的西边住的胡人较多，东边汉人较多。李白本人有一句诗叫“笑入胡姬酒肆中”，就是到胡人所开的酒吧间去作乐。

在香港大概很多小学生、中学生都背通过一首非常有名的李白的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跟他同时代的杜甫，也写过一些和月亮有关并带有思乡情怀的诗，其中一首有两句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当然，写月亮不一定是思乡，也可以思念亲人。譬如张九龄写过两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白居易曾经因为思念家人，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最后两句是：“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我们从音乐转到谈诗，既然今天的主题是音乐随想，就让我们还是回到音乐中去吧，让我们回到 19 世纪的欧洲。捷克有一个作曲家叫德沃夏克 (Dvořák)，他曾经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写了一首很有名的《新世界交响曲》，在第一乐章里有一段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旋律，现在就请听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一部分。

思念故乡是人类普遍共有的感情。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是一个